

珍藏版

俠盜來如風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柳残阳作品全集（之六十）



侠盗来如风

（台湾）柳残阳 著

俠盜來如風

(台灣) 柳殘陽 著

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葛佳映

封面设计 静彦

侠盗来如风

《台湾》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

陕西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8 插页 320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7—80605—517—7/I·447

上、下两册定价:25.80 元

类的白条子，但院内的哭声却如丧考妣，尤其是那粗哑之声，声震云霄，细听，可不正是郝天刚的声音……

原来欧阳壮与郝天刚二人在荒林中被十几只野狼一阵狂咬以后，虽无大伤，但也弄了个狼狈不堪，二人这才匆匆离开笔架峰，回到了石头堡。

郝天刚一路不断的琢磨，来如风是不是在吓唬他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银子事小，自己可就只有一个宝贝儿子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郝家就要断香烟了。

也就在两人回转石头堡不久，平乡镇的崔成虎与崔伟虎二人也来到了石头堡。

欧阳壮心里好不奇怪，怎么“天竺佛”的事连平乡崔家堡的人也全知道了。

就在欧阳壮的豪华大厅上，所有的玻璃灯全点上了，几把太师椅上，全坐了人，当然欧阳壮以主人身份居中而坐，右边郝天刚与那个笑面老者勾通，左面是崔成虎与崔伟虎，以下尚有“撕破天”贺天鹏、“粉面金刚”于上云、“俏郎君”白中虹、“无影掌”宫雄。

欧阳壮与郝天刚早换去一身破衣裳，狼吻之处也上了药，二人面色全都十分难看。

当然，郝天刚更是心神不宁，当即对欧阳壮道：

“欧阳兄，可否为小弟派出一人，快马加鞭赶往宝山去一趟，那小子的话不可全信，但也不能全不信。”

欧阳壮道：

“这件事我看有六七成的可能，要不然那小子什么谎言

不说，偏就那么一本正经的说些打雷话！”

郝天刚心里有些不自在，心中琢磨，他这是想叫自己离开此地，娘的，这种当千万可不能上。

心念及此，当下又道：

“欧阳兄，为了不耽误咱们的大事，还是欧阳兄先派一快马，且听探马一报如何？”

欧阳壮一看，也只得分派一名健儿，跨马连夜赶往宝山城去。

探马驰出石头堡，而石头堡内大厅上，几个魔头议论纷纷，直到天将放亮，还未曾决定个令大家满意的对策，于是各怀心事的分别歇下。

就在这天夜里，去往宝山城的探马已奔驰回来，带来的消息，令郝天刚几乎当场昏去，一时间他只得对勾通道：

“这里就由勾兄全权代理了！”

于是，在一众魔头关怀与同情的相送下，郝天刚快马加鞭驰回宝山城。

“老爷回来了！老爷回来了！”

杜师父领着四个护院的迎上前去！

郝天刚才刚坐下来，怡红院的刘兆通早“扑通”一声跪上前去，痛哭流涕的把来如风如何拆散怡红院的事，说了一遍，紧接着杜师父也把那晚发生的事一说，临了还道：

“少爷出事后，痛苦的哀叫了两天，就死了！”

郝天刚冲入内院，老婆小妾丫头使女，全都哭叫起来，把个郝天刚哭得六神无主。

冲入郝大少的停尸屋里，郝天刚这才抚尸痛哭，大骂此仇不报誓不为人！

事情的发展，永远是出乎意料的，因为发展的过程并非合乎常情，也因此有了意外。

当郝天刚一气之下，埋了儿子以后，立刻又跨马驰往赤阳石头堡，这一次并非全是为了“天竺佛”的事，因为他在心中已经琢磨再三，如果自己一人之力，不定能不能撂倒来如风，当然，只要欧阳壮答应联手除掉来如风，自己宁愿退让。

郝天刚还未赶到石头堡呢，而石头堡却又有节外生枝的大事发生了。

就在来如风、钱如土、杨刚与至善至仁二位大师赶到赤阳镇的时候，天还未曾黑下来，杨刚与至仁至善三人，在钱如土的游说中，先住在赤阳镇上悦来客栈里，而来如风早跨马奔向石头堡而去。

他又把那匹白马拴在古庄河边的荒林子里，抬头望望天，不由一笑，一个人溜出荒林，就着官道旁边一站，像个游山玩水人一般。

也就在这时候，远处石头堡那面，正有几个堡丁在忙着往石头堡抗柴薪呢。

来如风当即高声叫道：

“喂！来人啊！喂！”

只见一个壮汉，丢下柴薪，跑步走过来，问道：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嘻嘻一笑，来如风道：

“我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老远从对面山坡下来，那儿有个人，他说缺钱用，想把一颗火红的宝石卖给贵堡，烦小哥通报一声，如果欧阳堡主要，那就一个人快赶到对面山坡那儿去，如果人去得多，那人会不出来见面的，切记要多带银子。”

那壮汉一听，扭头朝着对面坡上望去，但他什么也看不见，茫然的点点头，立刻奔回石头堡而去！

来如风呵呵一笑，立刻弹身而起，早冲向对面的山坡上去，他找了一块极为突出的岩石，高高的站在上面，古庄河的风送过来，掀起他那长长的蓝衫，而使他看上去有一种玉树临风的样子。

不过一盏茶工夫，欧阳壮手拎长剑，长衫前摆掖在腰里，急急的冲到官道上。

夕阳已落，天刚灰暗，但欧阳庄看的十分真切，不由冷哼一声，直往山坡上冲来。

是一个人，来如风看的十分清楚。

山坡上光秃秃的，也只有一个人，欧阳壮也看的清楚。于是，两个人全都在冷笑……

而在冷笑声中，两个人终于又碰上面了。

“好小子，你是阴魂不散，还是小鬼把你送上门来！”

哈哈一声淡然的笑，来如风道：

“欧阳大堡主呀！你怎么不去长安呢？不论是时间也好，空间也罢，对于上次卖给大堡主的情报，均已失去时效，一

切责任，来如风恕不负责。”

欧阳壮大怒，骂道：

“少放你的狗臭屁，拿来！”欧阳壮伸手就要，当然他在要他那颗价值不赀的火眼宝钻，再说他绝不是傻子，江湖上盛传侠盗神偷焦孟不离，如今有了来如风，八成附近就藏着个钱如土，过去一再上当，这一回他是再也不听嚷嚷的了。

来如风一看，一声冷笑，道：

“大堡主可是要那火眼宝钻？”

“奶奶个熊，明知故问！”

来如风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大堡主可是要玩狠的？”

“你以为呢？”

来如风冷笑道：

“我以为大堡主应该为那颗价值连城的宝钻着想，因为大堡主一旦拔剑，那颗人间宝物，世上独一无二的宝贝，即将化为乌有，而你——”来如风凛冽的戟指欧阳壮又道：

“也必将悔恨终身，因为你失去了你那心爱的宝物，难道会活的快乐？”

欧阳壮道：

“你们如果敢毁了我那心爱的宝贝，欧阳壮必剥下你二人的皮，敲碎你们全身七百二十块骨头。”

来如风晒然一笑，道：

“可爱的大堡主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那是我祖上无德

——活该！不过大堡主的话有商榷余地，因为这次买卖，可是我一人之事，我那个老搭档可没有份，因为他打赌输了，于是宝钻归我一人所有，那老小子气得两天吃不下一碗饭，三天才喝了半碗汤，正在床上喘大气呢！”来如风一顿，看了欧阳壮那冷凛的眸瞳一眼，又道：

“我呢，在得了这颗宝钻以后，立刻就赶来堡主这里，为的是货卖识家，求个好价钱。”

欧阳壮破口大骂道：

“你小子满嘴胡说八道，你不是说钱老偷去了长安吗？怎么那样快你二人又遇上了？”

“唉！”来如风一叹，道：

“这年头哪会有知心朋友呀，他是对我言明去长安的，但谁知他会走到半途又折回来呢！”

欧阳壮冷笑道：

“他折回来是怕自己落单，准是找你的了。”

“对对对，还是大堡主一语中的，他到长安，那必然是大场面，没有我来如风，他就心头不落实，干起活儿来就有点……”来如风伸手比个摸东西的模样。

“拿出来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欧阳壮大怒，道：

“当然是火眼宝钻。”

来如风双眉一皱，道：

“大堡主，你怎么又来了，价钱未谈妥，怎好把东西交

出来，就算我愿意，那颗宝贝也不同意。”

欧阳壮牙齿格崩响，一脸赤红，显然已恨到极点，咬着牙问道：

“你想要多少？”

来如风道：

“这个数。”伸出两根指头来。

“两万两？”

来如风立刻收回高举的指头，摇着头无奈的道：

“我的堡主，如果我只为了区区两万两银子，还不如腰里揣着那玩意儿驱邪呢！”

欧阳壮厉喝道：

“你想要多少？”

“二十万两，大堡主，这个数不多吧？”

“噌”！欧阳壮拔出宝剑，剑刃朝天，双目直视，那表示他只要一出手就是杀招。

来如风立刻摇手道：

“慢慢慢，千万别冲动，我看这么办，咱们也是生意上常往来的老主顾了，干脆我破天荒第一次减价如何？”

欧阳壮道：

“多少？”

来如风似在吞苦水的道：

“十万两银子，这个数如果大堡主不接受，甚至是严词拒绝，来如风只好掉头就走，一去无踪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大堡主只有在梦中才拥有那颗宝钻了。”

欧阳壮缓缓收起宝剑，双目在暗中四下看，心中暗喜，因为天总算黑了，天黑是他用心思拖黑的，只要天一黑，他的人马就会抄到来如风的后面，只要断了他的退路，就不难把这头狐狸围杀掉，如今先把宝钻弄到手上，再作道理。

他心念及此，当即道：

“好，我给十万两银子，但咱们得一手交银一手交货，货呢？”

来如风双手一搓，笑道：

“天底下谁的银子都可以骗，唯独你欧阳大堡主的银子不能骗，只要接到堡主十万两银票，来如风马上送上堡主心里想的东西。”

欧阳壮心里暗骂，老子心里想要的是你的命一条！

但他表面仍淡然的自腰包里又掏出那个软叭叭的红缎包裹来，相当小心的抽出两张庄票。

“小子，两张各五万两，有句话我得先提醒你，你这可是名符其实的人为财死，拿去吧！”两张银票“呼”的一声向来如风面前飞来，却被来如风马上接住。

这一次他可并没有再细看，因为他早已看到几条黑影朝这边摸过来了。

于是，他一把把银票塞入怀里，当他把手伸出来的时候，手上已握着那颗醉人的火眼宝钻，笑着迎向月光，道：

“娘的，除了石头堡之外，天下就不知谁还能拥有这种宝贝。”一句话说得欧阳壮飘飘欲仙，突听来如风道：

“大堡主，你可要接好了。”就见来如风抖手把那颗闪

闪发光的宝钻，抛向了半空，直直的往欧阳壮的头上落下来，落下来……

就在欧阳壮仰头一把握住宝钻的时候，来如风真的如同一阵风般，就在欧阳壮的身边一闪而过，也只是几个提纵，已失去他的踪影。

欧阳壮急把宝钻塞入怀里，正好他的四大高手也围过来，欧阳壮发一声喊“追”！

然而来如风早已不知去向，气得欧阳壮破口大骂来如风十八代老祖宗！

来如风跨马驰入赤阳镇的时候，悦来客栈的一间雅房中，正摆了一桌上等素席，还未曾动筷呢！

五个人这一吃，就是一个时辰，二更天时候，钱如土与来如风二人辞了三人离开悦来客栈，临走，钱如土对杨刚三人道：

“过了今晚，一定舍命相陪，只等天明，我二人就会赶来这悦来客栈相会，然后一同找上石头堡去。”

杨刚三人自是十分感激。

钱如土与来如风二人走出悦来客栈，才刚走出南城，钱如土已经笑咪咪的把两手在嘴巴上哈哈气，然后相互一搓，伸向一旁的来如风道：

“拿来吧，小子！”

来如风头一正，双眉一扬，道：

“拿什么呀，钱老？”

钱如土晃着大脑袋，道：

“小子你甭在我老人家面前装糊涂了，我老人家要的就是这呀！”说着把手一举，还真吓了来如风一跳，因为深藏在来如风怀里的两张各五万两的银票，不知何时已到了钱如土的手上了。

来如风仰天一笑，道：

“原来钱老说的是这个呀，小子准备到了小船上以后再送上呢！”

钱如土一笑，正准备把两张银票往怀里塞，来如风一看急了，当下一伸手，道：

“拿来！”

钱如土呵呵一笑，道：

“要什么？”

来如风指着自己鼻尖，道：

“我的一份呀！不是五五对折吗？”

钱如土道：

“你不用急，先在我这儿温温，好长一段时间，我老人家没有这么多金过了。”

来如风伸着手，道：

“钱老，钱太爷！我亲爱的钱祖宗，你不能独吞呀，我不说你还不知道呢！小子差一点回不来了呢！”

钱如土一瞪眼，不悦的道：

“少不了你的，看你急的，拿去！”

“谢谢！谢谢！”来如风接过五万两银票，小心翼翼的揣入怀里。

来到古庄河的鲤鱼湾，魏小三早把船撑离河岸，在五丈外的水面上把船用竹篙插在河中，船上连个灯光也没有，可能小三已经睡了。

来如风一到岸边，拾起石块砸在小船后面的竹棚上面，就听小舱中小三叫道：

“是谁？”

来如风沉声道：

“把船撑过来，你师父回来了。”

小三一听立刻在船头拔出竹篙，三五下已撑到岸边来：

“师父回来了，来叔好。”

钱如土道：

“这几天可曾练功夫？”

“小三不敢偷懒，全照师父的话练功。”

“那就好，我与你来叔累了一天，这就要睡了，你可得留意岸上，有事或什么风吹草动的，可得吼一声。”

来如风道：

“钱老，咱们马匹在悦来客栈，会不会引起石头堡的人注意，不可不防呀！”

“这点不必愁，就算石头堡眼线再灵光，找不到我们的人，他又能怎样？倒是我要问你，明日我们真的要同杨刚他们去那石头堡？”

来如风道：“去石头堡还不是你答应人家的，怎么现在又问起我来了。”

钱如土指着来如风道：

“我那是几句场面话，你还把它当真不成？”

来如风身子歪着躺下了，闻言一怔，道：

“这么说来，明日钱老不准备去了？”

“谁说不去，只是咱们分成两批，他们三人明敞着去，咱们二人设法摸进去。”

来如风不解的道：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钱如土指头点在来如风的眉心，道：

“你小子也有糊涂时，何不想想，如果咱们与杨刚等人同往，欧阳壮就会把咱们诓他的十万两银子事拆穿，同时也让那两个大和尚对咱们心生不满，以为咱们欺骗他出家人了，那时候该多尴尬。”

“对！这是可能发生的。”

“所以我说明日去，必得一明一暗。”

来如风当然依照钱如土的安排，在他的心中，总认为姜是老的辣，若论出点馊主意，他自知比不过钱老，所以他总是以钱老主意办事，就像这一次，就是在钱老的安排下，弄了五万两揣入怀里。

来如风与钱如土二人，各自抚摸着怀里的银票，笑咪咪的睡去……

二人可是睡得十分舒坦，小三子斜靠在船尾席棚下闭目养神，然而，远在石头堡的崔家兄弟二人，却一跳三尺高的大骂来如风祖奶奶！

就在欧阳壮感觉差强人意的把火眼金钻失而复得弄到

手以后，才把火眼金钻又嵌入那个三尺高的罗汉肚脐眼的时候，石头堡外面，一个骑马壮汉冲来。

守门堡丁问明来人，知道从平乡来的，就把那壮汉带上石头堡的那个豪华大厅上，这时候崔成虎与崔伟虎二人正在欧阳壮身边不停的称羨那颗宝钻呢，闻听崔家堡来人，不由一怔，一回身，正发觉那年轻人冲进来：

“堡主，大事不好了，快回去吧！”

崔成虎一惊，急问道：

“快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来人喘着气，道：

“四堡主被人害死了。”

崔伟虎暴跳如雷道：

“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
“四天前被来如风一刀割去了命根子，这几天大家全力救治，可是仍然没有救过来，直到今日早上，四堡主终还是死了。”

崔成虎一个大嘴巴，打得来人口吐鲜血，喝骂道：

“都四天了，怎么今天才来报告！”

吐着血水，来人道：

“大家总以为可以治好的，所以大奶奶就没有叫人来告知，其实大奶奶也伤的不轻，就连副总管巴大雄，到现在还不知是死是活呢！”

崔成虎与崔伟虎一听，指天指地骂来如风可恶，当即略一收拾，立刻随来人连夜赶回平乡而去。